

第 十 八 卷

保大元年
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六年

南風

漢文
越文

主筆 范瓊

印刷所河內東京印館

南風雜誌第十年上半年目錄攷

保大元年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六年

◎第一百零二期〔西正二月〕

張數

裁省南朝職員擴充議院權限之意見書……………一

阮長祚先生小史……………四

〔文苑〕高周臣詩抄……………十二

筆墨餘痕……………十六

★第一百零四期〔西四月〕

張數

鄭王史論……………卅五

西湖先生略史〔續〕……………四十

〔文苑〕古今詩摘錄……………四三

◎第一百零六期〔西六月〕

張數

研究史學之概要……………五九

阮祥溥先生逸事……………六三

△第一百零三期〔西三月〕

張數

裴家志士略傳……………十七

玉欣公主逸事……………二十

西湖先生略史……………廿三

●第一百零五期〔西五月〕

張數

北屬時代刺史都護史……………四七

論唐人七絕……………五五

北屬時代刺史都護史〔續一〕……………六七

論唐人七絕〔續一〕……………七一

歷朝憲章類誌……………四五

裁省南朝職員擴充議院權限之意見書

楚狂

天下事業始皆由一種組織而成。組織不已。而後至於完善。此自然之理也。然時勢變遷。事無一定。而物極則反。每有難行。故又由此而生無限之弊害。欲去弊害。不可以不改革也。改革不已。而後弊害去。利益與。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者也。

我越南朝廷制度由來久矣。馴至今日。百弊叢生。官由賄而成。事由勢而決。其政治之腐敗。而爲生民之弊害者。蓋已有耳。皆聞有目皆見。而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國中之有識者。固已日日呼號改革。冀舒吾民之患。而時機未到。固莫如之何者也。

然自弘宗皇帝賓天。新協約因之產出。而時機來矣。吾輩議論家對於今日之責任。不可不昌言改革。以供當道之採擇也。然所應言改革者如何。約而言之。所應先見諸實行者有兩事。

一爲南朝職員之宜裁省也。我國朝廷舊制。有六部機密院等。各有階級。有職守。有責任。奉行國家一切政務。自有保護政府事事爲之代理。所謂機密者。幾乎無機。所謂六部者。等於無部。蓋不過虛有其位。而無所事事。以無所事事之職員。而受國家之供給。需人民之血汗。在今日民治主義昌盛時代。決不宜有此也。故談實際者。已認南朝爲無存在之資格。頗以中圻貧困之區。乃支出此不應支之鉅款。將何以令國民之心服乎。何以知其國民之不心服。余蓋國民中之一人。而已不心服久矣。則其他可知矣。茲新協約成。其條中有言「炤之大南社會經濟現情。必要改革其保護政策。」又云「現今行政事事均要捷速。」即此可證其爲中圻財政之竭蹶。及從前政治遲滯之原因。致此弊害橫生。不容以不改。又曰「治安並屬刑憲司法及整理諸公務。并揀選補用南官堂屬。必由

保護代表列憲記議施行「二」進內銀款支給皇派俸餉與夫祀典支需及在京諸尊陵廟殿需費各款另繕別冊由皇帝旨準施行。這銀冊由戶部尚書大臣管理。云云。觀此則可知所謂南國朝廷者無所事事。只有此一小小銀冊。尚需人管理而已。其他部院許多人員不免於冗濫。頗據之新協約則中圻保護政府。即是大南皇帝朝廷之機關。而南朝官員便是尸位。天下事豈有尸位素餐之理。余所以謂宜撤省者也。

一爲中圻議院權限之宜擴充也。現今世界政治潮流趨於民治。其政體無論爲民主爲君主立憲。均有議院司立法之機關。表人民之公意。我國雖非民主國。然以現時情勢。在保護政府爲民主政體。南國政府已由保護政府代表而行。則亦不啻爲君主立憲政體者也。

茲據之新協約中有云「一立法權要宜擴張。二曰今後國民程度當開放之。使有參與國政之權。故凡改革大政。皇帝亦付由欽使大憲直接與中圻參議會會員商議質取同意。議定施行。將來另許人民代表院亦得增加參議國家政治之權。較前尤爲密切。云云。觀此則議院權限之宜擴張者明矣。現今中圻議院只有數十餘員。參攷之各國議院制度。以中圻十餘省面積。至少亦要選出議員百餘人。大縣數員。小縣一員。并申定選舉詳細規則。使選舉者及被選舉者不至生出何種弊端。而一國之立法機關因以完備。余之擴充議院意見謂有二要件。一爲增多議員人數也。中圻十餘省地大民衆。議員由此選出。亦要增至百數十員。始足以代表斯民之全體。一爲推廣議事範圍也。前此南國政治所以生出種種弊端者。由朝廷諸員職獨操議事之權。下則不顧生民利弊。上則壅塞

政府聰明。庶政百出。弊竇叢生。純出於此。今政府以議員代表人民之事。議員由人民所公舉者也。則其所以代表人民而主持公論者。寔在於此。

夫以現今世界爲民治昌明時代。各國之政體無不由專制而變爲共和。以我越南小國。在南朝則爲專制政體。在保護政府則爲共和政體。以此兩政體並行。往往生許多阻礙。而生阻礙則吾民之受其害者不淺也。今新協約成。蓋不啻折衷此兩政體而使之並行不悖者也。新協約中有云。凡屬典禮風化。或有關本國朝廷制度諸例定。均奉有皇帝諭旨。然後遵行。恩赦恩釋諸事。並封贈各官員父母及南北兩圻神敕等。均由皇帝統裁定權。一可謂專制者不失其爲專制者也。在保護共和政府方面。則協約條中亦有云。一昭南國國民程度當開放之。使有參與國政之權。又凡改革諸大政。奉由皇帝亦付欽使大憲與中圻參議會員商議。質取同意。議定施行。將來另許人民代表院亦得參議國家政治之權。較前尤爲密切。二云云。可謂並行不悖矣。

今余所欲改革者。蓋現在皇帝之權限。只在上叙諸事。儘可由欽使座派員領旨奉行一切。已無需於機密及六部職員。則此種職員不過尸位而已。以尸位之職員。而由政府支多大之薪金。冗而無味。頗爲中圻財政之害者不少。此所以宜撤省者也。又改革大政。已由欽使大憲直接與中圻參議會員質取同意。及另許人民代表院亦得參加議國家政治之權。然而議員只有數十餘人。何足以代表斯民之全體。故欲事施之無弊。而適合今日國民需求之程度。則擴張議院人員及議事權限。以求真正之民意。如是則害可以去。利可以興。將來之進步正未可量。余切望當道之採擇而見諸寔行者也。

阮長祚先生小史

●阮長祚先生小史

父安黎燦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蓋其地多名山秀水。故鐘毓奇氣。挺生名人。余嘗親歷其地。親見其人。而知此語非虛也。余又觀驢演諸州。東臨大海。西阻羣山。藍江擁其南。鴻嶺峙其前。山川磅礴之氣。亦無所洩。而鐘之於人。故自陳黎迄今。英傑世出。雖時勢相殊。境遇互異。或顯或晦。或行或藏。各各不同。而其爲偉大人物。則一也。故謂驢演。卽我越之燕趙。亦無不可也。余曾就近代所謂慷慨悲歌之士。如阮長祚先生其人者。表而出之。略述於本誌第一百號。茲又接父安解元黎燦君。惠示先生小史一篇。記述頗詳。寶如拱璧。黎君有志士也。前在父安曾創立阮長祚學校。以爲先生紀念。今又與諸同人。搜輯先生逸事。編成小史。其美意深可欽佩。而先生亦從此可永世不朽矣。

楚狂識

距今九十八年前。我越南有一殊絕人物焉。抱大學問。大見識。大思想。大議論。而所如不合。卒之鬱抑。齎志以沒。可痛可恨。爲何如耶。噫。此何人乎。阮長祚先生其人也。先生以西曆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明命九年生於父安興元縣之裴洲村。幼而穎悟。父阮國書公。以醫術著。每教先生讀。輒能記憶。

裴村東臨江水。西倚山巒。山有鉄礦。舊例每年納熟鉄八十斤

是先生少時考驗礦學的天然學校也。後移居於新

邑道堂之前門外。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紹治七年

始受業於裴瓦五科秀才佳。不記姓每讀一書。必窮推極

究。有疑卽問。秀才亦多有不可解之處。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嗣德五年學於金溪貢生祐。不記姓三年。頗爲精

苦。每走讀同安坐一處。研求書義。未嘗一步他適。貢生知其有大材。有大志。又勸之受教於原地靈

縣尹。不記姓名之門。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嗣德八年縣尹設帳在新祿社。先生行束脩焉。仍時先生已厭調章。欲

求真理。嘗釘一小冊。每心之所思。目之所遇。即記載之。一日尹攜門生登蘆山。諸生或吟或詠。先生

獨巋然高望。穆然沈思。忽問所親友曰。此山高千尺。面積千尋。去雙魚千丈。友不能答。受業三年。只

考試一次。題爲車駕西都長安賦。尹逼之太甚。先生下筆成文。閱卷時獨占優項。尹深嘉之。然先生

已深知科舉之不裨。寔用所以未嘗留意於此也。時先生年二十七。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嗣德十一年新邑

道堂聘先生爲漢字教師。鑒牧吳嘉厚服其聰敏。遂教以法話。法文及一二普通科學。二年中學力

大進。一千八百六十年。嗣德十三年吳嘉厚以莠民之禁。遂攜先生如西。經過意大利。謁見羅馬教皇。繼到

巴黎。留學數年間。大有所得。又以暇時考究法國之政治。學術。技藝。後復回國。船抵香港。又得與英

國鑒牧相見。情意頗洽。鑒牧留之數月。迨辭歸。鑒牧贈以書數百部。歸途中爲海匪所奪。只存漢書

一二卷。時先生年已三十三矣。在香港時題項羽廟一聯云。一英雄用武。非無地。戰勝成功。蓋有天。

又與廣東友登山續韻一篇云。一乘閒屣履直登山。足下風生轉覺寒。汗漫已窮蒼莽外。徘徊如在

碧雲端。三環城市分明看。兩廣江山指掌間。萬里扶搖如可借。凌空回國不應難。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嗣德十六年先生以轄內春美村地多嵐瘴。民生彫耗。爲之別尋好地。使移居焉。所遷

之邑。約數十畝。四面外開大路。內各有縱橫小路相通。望之如棋盤。殊有廬井遺法。繼而新邑道堂

阮長祚先生小史

六

先生所悉心研究也。這三所功程繁浩，經十八月而成。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德十）又應柴棍道堂之

聘。蓋自新邑三所告竣，先生之學之才，已爲耶教家之耳目所屬。適教會籌構尼姑修煉所，圖本成

技師預算要支至三十萬。先生只以十萬成功。（今存）俗號白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德十）安靜總督

黃佐炎書委籌開鐵港。書云：「奉準挑浚鐵港，誠爲公私便利。但工繁費鉅，董其役者不能無致意焉。」

焉。日夜籌惟，須有出人智識，方能省費成功。昨據魏藩稱，譽吾子才幹，果可爲之舉手。而吾子善願

亦欲造省轄人民之一大福利也。但吾子脚力未得如常。（先生在柴棍辰，自樓墜下，足有微傷。嘗戲語云：一失足成千古恨。）致近來未獲一叙。

今江工在即。如有心民國，即當乘傳就處，勘察地形，畫陳便利，或可省工減費，以便省轄人，併不孤

其所望焉耳。嗣德丙寅蒲月七日，安靜署督黃手書于金溪館所，遞興元縣居兌甲阮長祚知。一

先生得書，即坐軟輿往勘，指畫形勢，標以竹竿，數十里均成直線。惟有一段稍作弓形。先生云：下有

磐石大數百圍，西人遇之，必用火藥。我無機器，不妨曲而避之。相傳此港開至天威西燕之間，多被

巨石橫當，萬難挑括。迨先生改標此道，不閱月而成功。蓋精於礦學，必精於地質學也。是年六月日

省臣給驛來京，並派阮龍及名婁名弘替行探礦。省臣炤會原文云：「署安靜總督黃爲炤會事。茲

接禮部咨叙。茲承廷臣片，將本省覆咨，並附發貴職及阮長祚稟文各款及擬請各理。其貴職並阮

長祚經奉準由本省各給銀拾兩，並給驛來京，由禮部聽候。再片內夾叙阮長祚探炭之款。既有名

婁名弘替行，句旁奉硃批：此款專由阮龍同該二名由該省派屬。姑飭探探該轄內而已。事體如何

覆辦，欽此。咨祈炤辦。何日貴職就道。先咨知炤等。因輒此合行炤會。祈即遵炤部咨事理，及早遵辦。須至炤會者。右炤會鑒。收。吳貴職遵辦。嗣德拾玖年陸月拾陸日。」

時先生來京。過橫山關有感云。一此地昔曾南北限。欣今一統北南平。危關足壯山河色。絕嶺分宇宙形。戰壘已殘留古蹟。御碑長在作山靈。行人莫嘆登臨苦。過此應知近帝城。

此題及以下諸題。先生遺墨尙存。

相傳翼尊帝召見於左廡。與語大悅。頒賜金幣金錢。

除所上之疏文外。條對頗多。現有一大集。藏在北京古學院。俟抄錄另續編入。

至八月日。特命先

生與鑒牧吳嘉厚及道長阮條等如西。雇工匠買機器。臨行辰特賜銀十兩。高麗參十枝。爲先生老母在家養老之需。七月廿五日。先生曾條陳時事云。竊惟善慮者知其機之將至而不可已者。則順其勢而開之。以避其發動之害。如漢高之就封巴蜀。是也。國有不可以完圓者。則棄其邊鄙而保其根本。如石晉之棄盧龍。平王之棄岐豐。是也。亦有置之而不遽之爭。資其用以禦患。如宋之存遼而削平諸國。是也。故智者見機之將作。知事之將形。而迎之於萬里之外。使之不入我闥。送之於隔世之後。使之不撓我謀。分之使順行於左。而我得專意以圖其右。牽之使維敵於外。使我得從容以謀其內。故曰。智者如轉環。不可以一定論也。是以智者觀昔謀。今不用其已定之謀。而謀其所以爲謀。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故能隨時通變。易地成功。而不事乎膠柱也。昔者孔明不爭荊州。專和於吳。而勤於北伐者。若漢賊可推。則不獨一荊州爲我有也。南宋若不和金。則王業亦難偏安。縱使厚養其兵民之力。知足以自保。不事攻伐。以致虛弱。則長江天塹亦足以與元相和。而論者咎孔明不報先主之讎。南宋不雪先人之恥。智未足以語夫當時一片苦心也。武帝開西南夷而斷匈奴右臂。其意以爲北狄不死。漢庭不安。其遠慮若此。而論者以黷武爲嫌。不幾於爲所笑乎。平王棄岐豐與秦。使他當西戎一面。方能延東周四百年之天下。英吉利棄合衆之地。使西方同利於西洲。方能脫衆間行。而獨括印度之利。若使平王長爭故都。則周綱未必保矣。英人不肯棄其金穴。

以誘人爭取。則印度是玉帛所在。能獨爲已有乎。昔者衣葩儒被回回割據百八十年。其族類富盛者至數十萬。迨至衣葩儒桀起復國。盡逐其衆於南方沿海。至今爲蹻蹻之巢穴。而衣國因此驟弱。奧地利國昔被匈奴占據一半。奧民亦與之雜處。其後匈奴漸變於奧。而合爲一國。奧因此以強大。是二者之利害。在逐與不逐之明證也。夫天下事勢變化不一。得失無常。而其用總歸于二件。一者已力已足以自固。則不當激他人以損其力。一者己力未足以自衛。則當善于借人之力以爲己用。故大舟用七尺之櫓。方能越湖海者。以木爲之資。聖王以一己之才而能肩天下者。以衆爲之勢也。今者我國介乎東西。爭奪之衝。有兩利焉。南之嘉定。北之四宣。是也。有三害焉。北之雲南。南之敵國。在中則或有不逞之徒。北奔西走。而身歸長沙。是也。現在我未能遽用縱橫之術。以爲百足之虫。則亦當權宜與西人密交。暫借其力。以維制三害。以收桑榆之利。以徐圖後計。或者其有濟乎。先生又請罷科舉。以廣取人才。然皆不能見諸實行。

先生如西途。間題詠頗多。如八月初九日遊五行山寺。一木蘭一棹片帆開。直上須彌寫曠懷。草樹幾經春代謝。峯巒仍是古挨排。門當火位承鸞幸。海遶金園送水迴。爲報釋迦如戀土。隨吾西去又重來。二屹爾撐南極。望之渾自然。石奇疑是佛。人靜卽爲仙。寺外還無地。閒中別有天。御碑銘嶺上。長與此山傳。

沱漫偶泊。一萬代天池。此風景。西朝何事動兵刀。一朝殺氣空流水。千古冤聲尙怒濤。江自西南雙派下。門開東北兩山高。如今已慶鯨波靜。破浪乘風氣自豪。

海船夜雨。「九龍何事夜相爭。駕雨排風一陣橫。寸合海天都是水。滴敲濤浪不分聲。船輕自覺潮三丈。雲暗長遮月五更。海面古來多是皺。曉看粧得浪痕平。」

舟次送禮部員外回寓養病。「偶因公幹一逢君。我去君回鄭重分。莫道海程風氣甚。故教微恙代同人。」

石碑山偶成。「風不能搖雨不摧。碑傳萬古自崔嵬。孤圓如削排山嶺。卓立無雙鎖水隈。想是補天曾鍊過。非關填海被驅來。若移隻箸成雙箸。地作盤餐海作杯。」

舟次中秋。「海中望月使人悲。望到三魚淚暗垂。家裏去秋雙對影。舟中此夜獨相隨。盈虧天上原無異。悲喜人間自有期。寄語姮娥如解悶。不應今夜月行遲。」

舟次與辨理員作別集古。在芹蔭海口。「門泊東吳萬里船。不堪回首夕陽前。勸君更盡一杯酒。又隔江山路幾千。」

芹蔭風景。「人家牢落雜西廬。一望平林鎖曉煙。山起三峯迴海岸。燈高一柱引洋船。關河奠定仍依舊。景色蒼茫已不前。如此江山誰是主。要將情事問之天。」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嗣德二十六月日。接商船臣炤會文云。「大南管理商船事務大臣潘爲炤會事。茲

接鑒牧咨文二本。並派員覆呈一本。教士稟文一摺。本職與各部正卿同閱。具已知會。且鑒牧教士自請西行。本欲爲朝廷出力。不惟尋合用之人。合用之器。以助公需。而兩國互相往來。同其樂利。尤有以通和睦之情。誠好意也。惟近日嘉定元帥以兵逼取隆江河三省。本國以誠信相待。不與之爭。而帥府今已不踐約言。則炤顧之情。比前稍異。重念鑒牧教士此行勞苦。而當初一片舉助好心。轉

阮長祚先生小史

十

生不遂。深爲惜之。輒此具由佈達。統祈知悉。當如何隨宜籌料。庶得同歸于好。本職寔有厚望焉。至如借人開荒一款。倘詳察得何人。確係有心。爲世顯名。爲之教導。開取各礦。及工作器用諸法。而雇費順適。不要索太過者。量雇一二人而已。不必帶隨工衆。轉致多費。又要得信寔。必無顛倒別情。將來或雇或止。由本國酌量可否。毋得惹生聲嘴。今鑒牧教士宜自料所雇。保得無礙方可。如其不然。這款姑且停辦。若夫印影相盤。不甚切用。亦應另俟徐辦。餘凡機器各項。何係有切寔用。而價值無幾。如電氣標值價七八百貫者。類鑒牧教士要同與派員看察。揀買一二。與夫西書等部。應由教士詳檢。何係未買者。如有切用。應量行揀買多少。其雇價貨價各項。亦應略行登記。以便他辰另辦。庶免空行。所買得何項。宜隨便雇載遞回。俟後一併清還爲妥。靈牧條亦宜同回一體。毋須留待爲也。再如教士所要回辰。由陸認看山脉。俟抵到另由平順給驛。餘鑒牧派員人等。水陸各從其便。須至炤會者。右炤會鑒牧吳教士。阮長祚派員陳文道。阮增陔。仝炤。嗣德貳拾年陸月貳拾貳日。」

是年玖月日。又接商舶臣炤會文云。「大南管理商舶事務大臣潘爲炤會事。茲接鑒牧覆文一紙。貨單一紙。並抄前次覆文二張。本職商同各部正卿閱炤。具已知會。仍炤覆叙前經二次覆文。將近五月。未接回音。頗這二次來文。一叙已擇應用會人做事各款。祈爲酌定。一叙已揀買機器各項。本職經已按次照覆。遞由嘉定帥府轉寄矣。茲炤與這覆抄二本事理相同。毋須再贅。惟內一紙叙揀得靈牧精於化學智學及天文地理各法。二人係鑒牧屬下。俟後一同上京。頗該二靈牧均是道教中人。與鑒牧素有同心。非如諸會人比。則委之隨藝教習。亦足以裨寔用。至鑒牧回辰。應帶二靈牧同回爲好。若夫武藝紡績燃燈三人技藝。非係緊需。姑且停其雇辦。至如已經買得書籍貨器各項。

據如貨單所叙頗已足用。所應雇搭載回。餘各項不必增買。俟後如有應需何項。另特鑒收。按項寄買亦便。再茲期覆文。間叙二派員陳文道等。不耐冬寒致病。鑒收宜卽妥料。緊飭先回。要及今年仲冬。抵到。庶免經寒致劇可也。鑒收。教士亦須清辦。取次續回。以舒懸盼。輒此照會。並覆抄前次照會二本。併寄知辦。須至照會者。右照會鑒收。吳教士阮長祚派員陳文道阮增阮全炤。嗣德貳拾年玖月貳拾日。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

嗣德二十一年

二月日。再派先生及阮弘如西公幹。特給每員銀十兩。回又省親。

禮部憑給云。『爲憑給事。茲據教士阮長祚通言。阮弘稟叙。該等承派西行。但均存老母。緊請給驛。並發每人一抬。明日回貫省。探旬日事清。卽來京候派。經奉聲叙。欽奉準允。再奉硃批。各賜銀十兩。爲奉養之需。欽此。輒此給憑。係見部司遞給每人十兩。遵奉照認。此回省探要旬日。卽來。無得遲延。須至憑給者。右憑給阮長祚據此。嗣德貳拾壹年貳月拾玖日。』

嗣以舊症復發。留貫調治。禮部憑給云。『爲憑給事。據教士阮長祚來京。舊症復發。欽準給費驛回。又安調治等因。輒此憑給。宜認路費銀五兩。回貫養病。須至憑給者。右憑給阮長祚據此。嗣德貳拾壹年叁月貳拾陸日。』

一千八百七十年。

嗣德二十三年

省臣承禮部飭來京。派引學生如西學習。護理安靜總督關防尊室錄飭云。

『爲飛飭事。本日刻接禮部飛咨。叙在京四譯館通譯需人。擬應派人前往西方諸國學習音話。炤之該教士爲人敏幹。曾經西往程途國俗。亦已諳慣。祈卽給驛趁緊來京。由部聽候。及期派引學習人等往西學習等因。合飛飭宜迅卽整裝向省。領憑就道。仍先將可行之日。編交遞札之人。回覆知。

(文苑) 高周臣詩抄

炤可也。須至飛飭者。右飛飭教士阮長祚據此。嗣德貳拾叁年拾貳月拾壹日午。

嗣先生以舊症日重力辭。遂派阮條代行。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嗣德二十四年先生病勢愈日愈增。遂以陰曆

十月初十日卒。時先生年四十一也。相傳先生酷愛羊肉。前四五日有以少羊贈之者。卽命烹而食之。仍先問已薦我老母否。因囑弟子曰。人生事業。孝悌爲先。雖飲食細故。不可忽也。先生之病。或謂腸癰。或謂血積。胸間有一小塊。往往來來。歿後。親朋泣臨。有最知心者曰。如此學識。如此抱負。乃弗能一措。竟以病而終。哀哉。家人視覆衾上。微有血痕。啓之。則塊已破而血噴出矣。塋域在伊村之磔埋處。俗號墓翁祚。

嗚呼先生文學家也。政治家也。而亦我國舊時代之新學也。其思想與其見識。皆迴出時流萬萬。當國人醉心科舉時代。而先生獨請廢之。當國人如醉如癡。閉門自大之時。而先生特大聲疾呼。指陳天下大勢。其他對於內政外交。種種條陳。不少深謀碩畫。其視與日本福澤、蒲山諸氏。有過之無不及。惜當時廟堂之上。君暗於知人。臣惡其異己。使先生言不用。計不行。齋志以沒。以有今日莽莽塵寰。茫茫故國。山河無異。城郭半非。有心者一過先生故宅。覩先生生前所植之老椰樹。俯仰昔今。未嘗不沉吟拭涕。而生無窮之感慨也。

文苑

高周臣詩抄

〔註〕高公伯适字周臣。北寧富市人。公少有文名。冠絕一時。有聖適之稱。然以素性驕倨。目下無人。故屢應會試。概爲有司所

黜。壹鬱不得志。後補山西國威府教授。辭官歸。爲人所誣陷。加以叛逆之罪。舉家及於難。人皆冤之。

和范叔明

即范富庶

留別允齋之作。兼次其韻。

一樽濁酒寒燈夜。數著殘棋細雨天。客裏風光

行暮矣。坐中賓主。故依然。前途寂寂。俱閑夢。浮世悠悠。幾少年。湖海舊遊多。孟浪香江新句。賴君傳。

○登真武觀同德洽對酒望湖上諸寺

漱灑湖光表裏開。空濛春色上高臺。烟花平入金蓮寺。蒲藻寒深鳳嘴堆。擊劍何人歌白日。憑欄有客煮春梅。八年前事成惆悵。身世茫茫首重回。

○同范叔明遊萬安還登南曹山寺

薛蘿深處遠聞鍾。千里貪遊每漫逢。萬劫北迴山似案。六頭東下水如春。閒呼僧火烹新茗。坐愛江烟落晚松。便擬歸休問樵隱。一枝竿竹萬緣空。

○樓上望寄呈范叔明二首題壁

廿年風景却重過。如此江山奈我何。世外遊知今日好。坐中客似故人多。却江春入名王廟。鳳



嶺烟藏舊隱家。莫向古拋城下望。英雄往事付蒼波。

訪道名山願未酬。萬安橋外此淹留。試携濁酒尋幽徑。更向清江弄扁舟。九曲溪隨風勢轉。百年人逐暮潮流。南曹簿領應須問。夢到諸天最上頭。

○晚遊柴山雨後登山頭顯瑞庵同諸人

題壁四首

江畔羣峯散不收。名岩風景壓西洲。牽絲已就朱門隱。攝履猶尋玉局遊。小雨乍過紅藕浦。寒鍾忽起夕陽樓。披衣無語成瞻矚。坐愛禪林事幽。長嘯蘇門未有期。西遊瓢笠恨來遲。呼燈共探徐公跡。捫薜頻看景統碑。四面雲山閑指顧。百年人世幾興衰。平生浪迹休重問。手把蓮花笑自知。

(文苑) 高周臣詩抄

村翁愛說老尚書。歲暮歸來水竹居。落日并隨塵事改。急流偏覺吏情疎。現身入世經三已。熟眼看人悟六如。病我漸成真懶散。斯山端擬築精廬。

頭白貪遊興未慵。巉巖遠策一枝筇。眼中山水萬千里。筆底雲烟十六峯。古觀不聞歸病鶴。半岩何事起乖龍。只應携笛來天市。笑問諸天隔幾重。

●遊興福寺題壁

倦遊欲拾靈山草。南斗星君笑予老。一枝筇竹下。岩阿半枕松風臥。聽好得追涼未擬回。夕陽收處野棠開。閒雲片片無拘管。芒屐村頭歸去來。

●題陶娘舍

古人不識今人恨。纔到傷離說盡情。明日欲辭南浦曲。何人更唱北宮聲。寒依孤館冰霜少。霧

合深村竹樹平。笑殺潯陽醉司馬。青衫何事淚縱橫。

★獨夜書懷

殘更無睡漏沉沉。甕底餘醅醉又斟。短几獨看三賦草。孤燈自照十年心。病憐老杜窮偏瘦。學受昌黎晚更深。却凭小窗最幽意。起瞻星漢落庭陰。

○古意

余生羈絆只微名。更著離思一段情。結習未除應爾爾。癡心相照奈卿卿。黃花霜裏他時淚。白雁風前舊侶聲。寒葉秋雲無限事。不堪題怨滿江城。

●九日和怡春見期次韻

黃花的似金杯。記得登高醉幾回。採摘未知何日好。蕭條不見及今開。一秋雨苦人誰健。三徑霜深暮轉催。惆悵西風江上客。與君零落共傷懷。

◎秋夜枉諸友見過留宿

秋來人事已蕭條。雨脚相尋暮更邀。尚有歲時聊爾俗。幸能貧賤又誰驕。風吹短髮冠頻落。燭對黃花淚暗消。聚散無期君但醉。清砧繁漏夜迢迢。

▲獨夜

天高野迥。暮風來。漏靜砧深。秋思哀。繞戶幾行。星漸沒。攔雲一片月。難推。逍遙誰托。莊生夢。搖落虛憐。宋玉才。隱几不堪經。別恨孤鴻。何事過江隈。

●和慎思春日同諸友登鎮武觀樓望湖見寄次韻

惜遊無計復登樓。却倚欄杆望碧流。君亦多情到烟水。我猶遺恨滿汀洲。日斜天地雙蓬鬢。春靜江湖一白鷗。遙想年年行樂處。殘梅空自故宮頭。

(文苑) 高周臣詩抄

遊藤江與友人登金鐘寺醉後留題
丈夫三十未成名。踏過天涯氣未平。短髮尙須憐我在。迷陽何事泥吾行。有奴解愛蕭才子。無酒誰澆阮步兵。吟罷七歌更回首。茫茫身世獨盱衡。

★酬杜鴻甫新居代敬德

杜家別業倚新粧。杜曲春深野趣長。軒霽伴將明月宿。庭陰留得晚松涼。百年逆旅看浮世。三徑餘閑又故鄉。爲愛尊生舊達者。只應題作臥遊堂。

●題彤雲觀同慎夫仲恭諸友

帝子東田邸第尊。城南有路入烟村。雲環翠竹江邊宅。人在薔薇月下門。紅日樓臺通象魏。素秋風物愛郊原。校書記室多閨秀。寧許鄒枚控鬼園。

◎遊南漢山

南漢高高控杳冥。滄浪人對楚山青。合將玉尺量天地。未泛銀河測日星。兩岸猿啼到曉隔江寒。雁落前汀無端更聽湘靈曲。猶作江簷夜雨聲。

宿偕樂舊總目家將別留題
書劍清狂十過年。每逢佳處輒流連。眼看桑海無窮事。心有漁樵未了緣。縱飲定爲長醉客。放言誰識浪吟仙。何當歸向蒼龍闕。回首閬竇一啞然。

◎筆墨餘痕

老成與青年 河山際桑滄之頃。國運值新舊之交。正爲我國民生死存亡之一大關頭也。而正當其衝者。厥有兩種人物。兩種人物者。誰老成與青年是也。生於今日之日。此兩種人物。其受用最巨。其責仁最大。其行動最艱。凡有國民之一份子者。不可不早自覺悟也。

潦倒龍鐘。奄奄暮氣。是爲老大。人生已達老大時代。其思想與其見識。日隨氣力以俱衰。老者安之。余不敢有所責望也。所責望者。唯老成一流人耳。何謂老成。其血氣已定。其經驗已富。其涵養已至。出而見諸用世。一舉手一投足。便有輕重。余深望出爲社會効力。勿過於保守而放棄其責仁。以孤斯民之望也。

爛漫天真。口尚乳臭。是爲少年。人生當在少年時代。原未有思想。未有見識。足與社會相接。少者懷之。余亦不敢有所責望也。所責望者。唯青年一流人物耳。何謂青年。其血氣方剛。其學識方進。其進取方殷。出而與世往來。發一語出一言。類多勇猛。余深望善爲國家自愛。勿過於輕浮。以自誤其前途。而負平生之志也。